

(上接T03版)

气概

是什么意志激荡东北抗联向死而生？答案是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。

英雄，在其崇高品格中能够照见人类精神的制高点。

翻开东北抗联的壮烈史诗，每一页都浸染着英雄的血色。越是深入这段历史，越能触摸到英雄的真谛——

那是杨靖宇胃中未消化的草根棉絮，是赵尚志负伤后仍顽强斗争的背影，是赵一曼就义前从容落笔的家书，是八位女战士手挽手踏入乌斯浑河的坚定步伐……他们在-40℃的极寒中，用残破的靰鞡丈量东北大地；在敌军重围的绝境里，用最后的子弹捍卫民族气节。

抗联将士用生命证明：英雄不是传说，而是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，依然傲然挺立的不屈脊梁。

最疯狂的“围剿”，莫过于每一寸土地都被“过筛子”。

在一份1939年的伪满文件中，附有“捕杀”抗联将士的“赏金规定”。这份规定列出60名抗联高级干部的名单，其中排在首位的是杨靖宇，赏金高达1万元。始于1939年春天的这次“大讨伐”，因敌酋为野副昌德，史称“野副大讨伐”，其血腥绞杀持续了一年半之久。

事实上，日伪当局对东北抗日武装的“围剿”，从未停息。

不断增强军事“讨伐”。首先是囤积重兵。据统计，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，日本关东军只有1个师团和6个守备大队，计1万余人；到了1945年8月初，总兵力已达约75万人。关东军宪兵队、伪满军队、伪警察也疯狂扩充，组成庞大的镇压网络。日伪军警特狼狽为奸，一次次发起大规模“清剿”，甚至在飞机的配合下，采取“陆空呼应”“篦梳山林”“脚踏法”等“死死盯住不放”。

更歹毒的是，敌人强行驱赶百姓，将他们关进被称为“人圈”的“集团部落”，切断抗联与群众的联系。失去群众支持的抗联战士，陷入缺衣少食、孤立无援的绝境。

最艰难的生活，莫过于连一两盐、一斤粮、一双鞋、一斤棉都难以获取。

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后，实施残酷的经济封锁政策，对抗联活跃地区的衣食物资管控尤为严格。为彻底切断抗联与百姓的联系，日伪军甚至强制农民提前收割未成熟的庄稼，还派警督察日夜看守，杜绝任何粮食流入抗联手中。

魏拯民曾悲愤地描述日伪暴行：“如果发现住民有对我军援助粮食者，则对其全家枭首示众。”“若想买一斤盐和一双水袜子，比登天还难。”到了冬季，抗联面临的物资困境更是雪上加霜。冯仲云以北满省委代表的身份向中共中央报告：“一九三八年松花江两岸之队伍大多被困深山密林，饥饿与寒冷，粮尽弹绝，整年树皮、青草、草根、马皮、石皮均为其难得而不能供食之食粮。”抗联战士王传圣回忆说：“天寒地冻，无衣无食，有时赤足行军在雪地上，空腹与顽敌搏斗。”

即便如此，抗联将士从未屈服。他们在根据地屯垦自给，从敌人手中夺取物资，更紧紧依靠群众的掩护，在绝境中开辟生存之路。

最严酷的环境，莫过于“火烤胸前暖，风吹背后寒”的生死淬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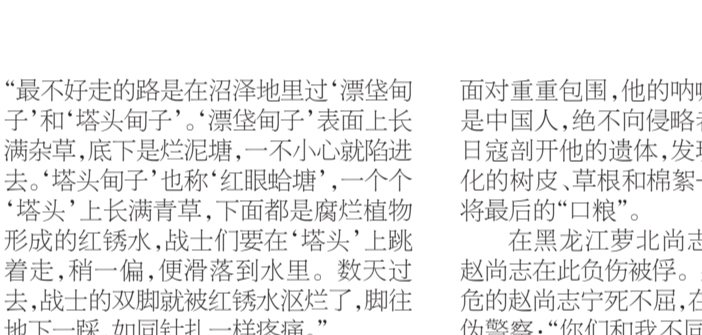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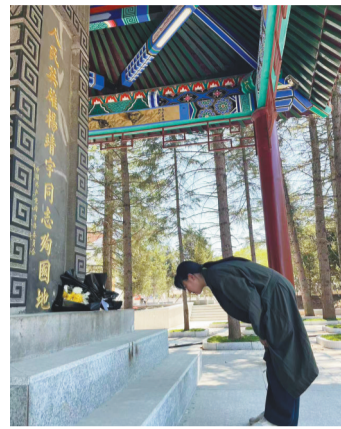
春末的鸡冠山，黄花遍野，冬日残叶在脚下发出簌簌声响。“夏天遮天蔽日，蚊虫成阵，两米内看不清人影；冬天积雪过膝，根本无法行走。”向导的描述，将时光拉回到80多年前东北抗联的战场。

敌人不只日伪军，还有肆虐的自然。

夏季的原始森林，毒蛇潜伏、蚊虫如蝗，荒原水畔恶浪翻涌，雨季的沼泽地更是暗藏杀机。《东北抗日联军史》记载：



报道组实地踏访数十处抗联遗址遗迹与主题展馆，面对面采访百余位专家学者、抗联后代、普通民众。
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卢立业、孙明慧摄



“最不好走的路是在沼泽地里过‘漂堡甸子’和‘塔头甸子’。‘漂堡甸子’表面上长满杂草，底下是烂泥塘，一不小心就陷进去。‘塔头甸子’也称‘红眼蛤塘’，一个个‘塔头’上长满青草，下面都是腐烂植物形成的红锈水，战士们要在‘塔头’上跳着走，稍一偏，便滑落到水里。数天过去，战士的双脚就被红锈水沤烂了，脚往地下一踩，如同针扎一样疼痛。”

冬季的极寒中，积雪没膝，坚冰挂须，正如唐代李华笔下“堕指裂肤”的古战场。许多抗联老战士回忆，抗联进入艰苦时期的最重要标志，就是露营。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荒野，打火堆成了每日必修课，斧锯比枪更珍贵——那不仅是生火的工具，更是活下去的希望。睡觉也有“讲究”：人多顺火而卧，人多脚向火堆蜷成虾状，每个火堆仅容6人，多一寸温暖都是奢侈。

对抗联将士而言，火堆是生死相依的“挚友”。李兆麟与战友创作的《露营之歌》，四季歌词皆不离“火”——寒冬用它驱走凛冽，盛夏借它驱散蚊虫，密林深处靠它烤干浸透雨水的衣裤。在东北各地的抗联主题纪念馆中，白桦林深处战士围火休憩的复原场景，成为那段历史的经典注脚。

这些细节不仅藏着抗联将士在绝境中求生的智慧，更彰显了他们永不屈服的抗争精神。

最悲壮的牺牲，莫过于明知必死，依然前赴后继。

历史会永远铭记这些数字：据不完全统计，东北抗联师以上干部近80人战死疆场，其中军级以上将领超过30人。

这不是冰冷的统计，而是一个个用生命书写的悲壮故事。

在吉林靖宇县城西南6公里处，85年前，杨靖宇只身一人在此与敌死战。



面对重重包围，他的呐喊震彻山林：“我是中国人，绝不向侵略者投降！”“残暴的日寇剖开他的遗体，发现胃里只有未消化的树皮、草根和棉絮——这位抗日名将最后的“口粮”。”

在黑龙江萝北尚志林场，83年前，赵尚志在此负伤被俘。身受重伤生命垂危的赵尚志宁死不屈，在审讯中，他痛骂伪警察：“你们和我不同样是中国人吗？你们却成为卖国贼，该杀！”“我死不足惜，今将逝去，还有何可问？”这位铁血将军在受伤后仅坚持了8个小时，用最后的生命诠释了民族气节。

在黑龙江镜泊湖地区，85年前，陈翰章在此被日伪军三面包围。激战过程中，面对敌人不断诱降，陈翰章高喊：“可耻的叛徒、走狗，人民早晚要惩罚你们的！我们死也不当亡国奴！”陈翰章中弹负伤，仍背靠大树继续战斗。敌人用短刀在他头脸乱刺，并残暴地刺出他的双眼，陈翰章依然怒骂不止，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，时年仅27岁。

还有李红光、王德泰、夏云杰、王仁斋、宋铁岩、汪雅臣、魏拯民、曹国安、周建华，等等，这些镌刻在抗战史上的名字，每一个都应当被铭记。

抗联女战士的英勇同样可歌可泣。周保中曾动情评价：“妇女同志的坚忍奋发，吃苦耐劳，经得起残酷考验的表现，也是很出色的……”“妇女却没有一个害怕苦累，更没有逃亡叛变的……”冯仲云也感叹：“她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，女游击队员始终没有变节投敌的，大都光荣地牺牲了。”赵一曼的坚贞不屈、“八女投江”的壮烈决绝，谱写了中华儿女最动人的篇章。

血沃黑土，寒凝大地。更多的烈士，没有留下坟茔，甚至没有留下姓名。冯

仲云在《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奋斗简史》“结束语”中沉痛写道：“但是可惜，有的竟没能亲眼看见祖国的光复，未能亲眼看见雄鹰在这十四年的倥偬离开这块土地。甚至于他们死了，连个名也未曾被人得知，想起来是很恸心的事，现在我个人代表了一群尚在的抗联人们向已死的同志们致敬！”

80年过去，站在历史的这一端回望，那些明知必死仍前赴后继的身影，依然让我们热泪盈眶。

长歌

辽宁日报报史馆内，一摞摞《东北日报》原件静静陈列。当我们小心翼翼地翻开这些珍贵的报纸，仿佛能触摸到历史的脉搏。1946年3月17日出版的第86期《东北日报》尤为特别——整整四个版面，全部刊载着由关寄晨（记者穆青的笔名）采写的《中国共产党与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斗争史略》。

接受穆青深入采访的，是周保中将军和数十位抗联战士。他们是东北抗联的幸存者，也是延续抗联斗争的继承者。

时针拨回到1945年8月，这是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时刻。14年浴血奋战即将迎来胜利曙光，抗联将士以特殊身份重返战场——周保中率领的东北抗联教导旅化整为零，秘密挺进东北各战略要地，配合苏军展开全面反攻。

这些曾在林海雪原中与日军殊死周旋的战士，此刻肩负双重使命：一面协助苏军接管城市，一面秘密联络地下党，建党建政建军。

1945年9月，东北抗联更名为东北人民自卫军，周保中任总司令。不久后，这支历经战火淬炼的队伍，与挺进东北

的八路军、新四军并肩，先是整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，后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，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续写传奇。

正如穆青所写：“无论如何艰苦牺牲，东北抗日联军是消灭不了的！”“东北抗日联军”完成了自己的光荣使命，进入新的历史时期。

是气所磅礴，凛烈万古存。

从1931年白山黑水间的抗日烽火，到2025年新时代的复兴征程，东北抗联的精神血脉始终奔涌在中华民族的奋进史诗中。他们在民族危亡时挺身为“灯芯”，燃烧自己照亮抗争之路；在政权建设中化身“基石”，以血肉之躯筑牢新中国的根基；在和平时代理里升华为“灯塔”，指引一代代中国人不忘历史、砥砺前行。

真正属于历史的，更属于未来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伟大抗战精神，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。”

东北抗联精神，正是伟大抗战精神的生动注脚——它是历史的回响，更是未来的召唤。每一个走进它的人，都能听见：群山之间，长歌回唱！

参考文献

- 《东北抗日联军史》（《东北抗日联军史》编写组 著）
- 《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奋斗简史》（冯仲云 著）
- 《彪炳史册 光耀千秋——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》（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 著）
- 《东北抗联精神》（刘君 谭忠艳 李红娟 著）
- 《中国共产党与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斗争史略》（穆青 著）
- 《热血：东北抗联》（李发锁 著）

学术支持

- 刘庭华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原主任
- 许晓敏 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一级巡视员
- 张洪军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史研究所原所长、研究员
- 王超 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部二部部长
- 王惠宇 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、研究员
- 范丽红 沈阳“九·一八”历史博物馆馆长
- 刘长江 沈阳“九·一八”历史博物馆原副馆长
- 高建 沈阳“九·一八”历史博物馆研究部主任、

- 研究员
- 车冰冰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馆长
- 张璐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研究员
- 邢燕来 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副馆长
- 周浩 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研究部主任
- 刘利伟 赵尚志纪念馆馆长
- 张郝雨 赵尚志纪念馆副馆长
- 刘士全 中共抚顺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工作部部长
- 黄韬 抚顺市党史专家库成员
- 胡水清 中共凤城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
- 王天雨 中共朝阳市委党史研

- 究室副主任
- 史金龙 铁岭市档案和党史文献中心原副主任
- 黄文科 丹东地方史志专家
- 刘信君 吉林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、东北抗联研究中心主任
- 王晓峰 吉林省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员
- 李发锁 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
- 柳泽宇 吉林省档案馆长
- 吕春月 吉林省档案编研处处长
- 李秋虹 磐石市文物管理所所长
- 王德金 靖宇县政协文史委副

- 主任
- 项在耿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
- 刘强敏 东北烈士纪念馆馆长
- 袁占军 东北烈士纪念馆党委宣传委员、编研部主任
- 张洪兴 中共黑龙江省委志研究室二级巡视员
- 边清山 中共哈尔滨市委志研究室党史编研处处长
- 杨惠春 哈尔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秘书长
- 李洪光 牡丹江师范学院东北抗联研究中心主任

- 陈君 牡丹江师范学院中国抗联研究中心副主任
- 富宏博 佳木斯市人民政府原秘书长、市志主编
- 朴永鹤 集贤县革命老区发展促进委员会主任
- 邹志光 汤原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
- 赵海龙 佳木斯党史学会会员、东北抗联调研究学者
- 王天辉 桦南县博物馆馆长
- 张国徽 桦川县烈士纪念馆冷云遗物管理员
- 于春芳 黑龙江省林口县政协原主席、牡丹江市中

- 共党史学会特邀研究员
- 张旭东 哈尔滨市木兰县文物保护单位主任
- 孙宏 哈尔滨市木兰县老区建设促进会会员
- 杨靖宇之孙 马继志、马继民
- 赵尚志侄女 赵战利
- 宋铁岩孙女 孙晓红
- 周建华之孙 邓蕴超
- 张甲洲外孙 仇迪
- 冯仲云之子 冯松光
- 李敏孙女 陈晨
- 王明贵之子 王晓江
- 王钧之子 王可利